

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高駢移鎮成都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燼駢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畚鍤將施停候有警乃命門僧景山奉使入南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轟然旌旆竟不行

而驃信讐慄不暇一二云駢將築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埴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宋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曲焉耆老相傳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註云依此修築時人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政和間蔡京擅國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

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離
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
而擊之城旣引直一砲所擊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
失守沉幾遠睹至是始驗

范仲淹知慶州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
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番將趙明
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
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
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

楊延昭駐遂城契丹攻之甚急延昭悉集丁壯登陴固
守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爲冰堅滑不能登契
丹乃引去

國朝羅通守居庸虜攻圍甚急城罅石乾裂不可守天
寒又莫之措公令灌水石罅城冰堅乃選精銳乘城
應敵老弱婦人運水溜城下凍滑不得近

黃節以兵部主事巡視古北白羊二口時虜猖獗將薄
城乃令軍士以水灌城冰滑虜不得上逸去因率兵
乘之虜敗遁

蘇軾知徐州時河決曹村匯於城下城將敗民爭出避
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乃履屐杖

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
雖禁兵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
儕小人敢不効力遂帥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
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堤成兩日夜不止河勢益
暴軾宿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其城

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惟有一沙泉在
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
不可城熙寧中呂公弼帥河東令鄧子喬往視其地
子喬曰古有拔軸法謂掘去抽沙而實以炭末墁土
即其上可以築城城亦不復崩矣願用是法包展沙

泉使在城內則此州守也呂從之於是大興版築包
泉入城至今城堅不陷

契丹伐女真女真有灰城以水淋之為冰堅不可上距
城三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既不能攻
城野無所取遂引去大為山林之兵掩襲殺戮

播州冉璉及弟璞有文武材隱居蠻中閩帥辟召皆不
至聞余玠賢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居數月無所言
玠疑之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
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
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

益都縣志 卷三十一
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遂密以聞於朝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國朝正德中都督馬永守中路擦崖子當胡人出沒之地絕無城寨墩堡永曰此不可以旦夕戍也乃令部下具一月芻糧親率材官五兵營於崖表列陣如長蛇據崖蘭石營內砍木伐篋百工咸作匝月之間城池廨舍次第並興雖軍士釜甕場圃亦皆與具然後乃遷守禦軍無不樂從至今爲一壯寨

嘉靖中倭寇將入上虞時以兩城多圯壞倉卒未及補治人情恟恟邑令不知所爲會稽章延廩適以事繫上虞獄向人語曰誠貸我罪我能爲令君守之令聞卽出之獄中待以優禮章乃令居民戶出一卓子一竿一繩以卓子側置缺處層累而上高與城齊用竿夾之內實以土外塗蜃灰一夕而畢屹如新城明日倭至城下不敢攻而去其人後官廉州叅將

荆州府同知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略以意指授之

益智編 卷三十九
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諸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進曰其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于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益智編卷之三十九終

益智編卷之四十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工作類二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河渠

漢成帝時河決東郡金隄沉漑豫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曰延世長於計策工費約省乃賜爵關內侯

唐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漁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後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

益智編 卷三十九
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諸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進曰其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于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益智編卷之三十九終

益智編卷之四十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工作類二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河渠

漢成帝時河決東郡金隄沉漑豫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曰延世長於計策工費約省乃賜爵關內侯

唐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漁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後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

或說梁武築浮山堰頗有缺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卽依其言而塞穴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而去之故堰可成

宋陳堯佐爲河東轉運使河決滑州堯佐欲爲堤捍水乃剏爲木龍以巨駢齒浮水上以殺水暴及堤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號爲陳公堤

蘇州至崑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患涉久欲爲長堤但蘇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

就水中以蘆條芻藁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條中候乾則以水車去兩牆之間舊水牆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慶曆中河決北都商胡乂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重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當以六十步爲三節

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沉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爲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日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卽上兩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力申錫不聽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言爲然陰遣人於下流收澆流埽既定而埽果流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熙寧中濰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

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涖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服其機敏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爲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

蘇軾知杭州杭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

水作六井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而水無幾矣軾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杭人名曰蘇公堤

呂大防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

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槩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呂

公泉

槩音泉

元郭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闕以通舟止水帝喜曰當速行之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

益智錄 卷四十一
於地中偶值舊時甃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省便名曰通惠河

國朝張需同知鄭州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效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爲有神助

河決張秋徐有貞以僉都御史治水久未就功問于尚書王來王曰分水勢尋水源於是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而時或汎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

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公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百計塞之皆莫效聞一僧有道公往問之僧第云聖人無欲公歸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惜珠故去也

按蛟龍畏鐵寧化有蛟湖遇旱投敗鐵於中輒作暴雨怒濤湧出其鐵而後已許遜治蛟洪州作鐵柱以鎮之亦因其所畏耳噫龍神物也而不能無

五智經 卷四十一
五
所欲有所欲則不能無所畏欲不受驅於人得乎

韓鎬爲浙江布政使海鹽濱海塘岸崩塌數千丈衆議塞之計費不貲鎬曰此事屬某當不煩官民而成蓋塘雖決舊石皆在又今年海鹽糧長當追餘價數千兩行令每銀若干兩修塘一丈當衝之田亦令若干頃修塘一丈糧長憚于出銀誠得修築則米穀雜貨皆可雇役况舊石之外增添不多半歲可塞也乃以屬鎬不三月而塘成

楊雲才知公安縣江水泛濫邑北門堤滲幾決雲才立水中命割諸茅舍以塞一市猾梗其中雲才曰此舉關一城生靈乃吾軍法從事時也令埋猾于滲所沒脛勅守者嚴視之不顧徑去猾宗黨妻孥及諸隣里慮一決則不救爭負土積茅壘之堤遂堅好乃命釋之

舟梁

吳孫堅以妹妻徐真生琨隨孫策擊張英于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耶宜伐蘆葦以爲泚音敷郭璞方言日泚水中渾也佐船渡軍琨具啟策行之衆悉渡遂破英

晉陶侃性檢厲勤于事作荊州時勅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廳事前除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徐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舩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城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舩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舩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可辦

梁武帝臨雍州呂僧珍爲中兵叅軍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

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擬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徬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令秣飼以平陳爲名賊必懼而求馬擬戰密勅刺史令私買博大船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然終不爲彼用陳主叔寶果大造船市馬輸船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頴請所博得船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魚蓮遨遊爲名造船教水戰仍以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平陳

唐劉晏爲轉運使於陽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

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塢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費

康承訓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絕士溺死度者不得戰皆殲之

晉副總管李存進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宗乃釣魚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關水深自古未有作浮梁而濟者帝不聽及曹彬伐唐以若水爲鄉道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元憲宗征西蜀至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元帥汪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淹延當別爲方略卽命繫舟爲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船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爲二城先是跨水植柱爲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鬪率常壞橋州以爲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爲飛橋無柱橋不壞慶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

率常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
皆飛橋爲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許元爲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于木
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爲姦一日至船塢命拽新造船
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才十之一自
是立爲定額

張甯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甯教以造
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
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縉甯教之自築一丈長約
筭之可直二萬卽以二萬與匠者董後內官無所得

按宋時已用內官董役矣然能者在事猶得計其
直而與之今盈縮之權懸於內豎一以破十百以
破千工曹莫之敢問雖有能者亦無如之何又宋
人所胡盧也

張甯爲某州縣丞到任知虜人入必有自海道至者於
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科州縣
造舟倉卒擾擾灰油材木莫不踊貴獨甯素備不勞
而辦

金浮梁巨艦畢功將發有郡民曳之就水張中彥召役
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于河取新秣稽密布于

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衆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

國朝 太祖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 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 上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視莫能辨敵益驚駭

廖永忠攻江州州城臨江守備甚嚴永忠度其城之高下造橋於船尾名曰天橋以船乘風倒行逼其城橋接城上士卒登城克之

器仗

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

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韞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魏馬德衡巧思絕世嘗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甌甃數十飛數百步

諸葛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司馬懿出兵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

韓暨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排蒲拜切每一孰石

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

晉虜樹機能陷涼州遣馬隆討之隆西渡溫水虜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入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

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棹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

宋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委棄甲兵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庫部卽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

齊卽基嘗征西爲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之

隋魏德深遷貴鄉長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其隣城營造皆聚於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

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惟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亦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

史萬歲擊高智慧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前後七百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言於楊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

堯君素拒唐兵於河東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鷺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

國朝傳友德伐蜀克階文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時和駐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 太祖以詔促之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於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趨夔州

唐王忠嗣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亾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克剋

韋丹任洪州值毛鶴叛造蒺藜棒一千具並於棒頭以

鐵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與刀劍不殊

宋李允則知雄州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泱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儼火甚嚴方宴而火必奸人所爲若舍宴而救事或不測

允則知滄州虜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冰爲礮虜解去陳規守安州以泥爲駮城亦終不可下

梅山洞蠻叛詔翟守素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用明日將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爲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平其巢穴

燕肅有巧思初爲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愛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爲燕請以環脚爲鑲簧內之則不復脫萊公大喜而服之

熙寧時北虜將入寇遣中貴取西河民車以爲戰備言不便者俱不省時沈括爲記注一日立御側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以

多馬故勝惟車可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
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
以擒頡利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
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
三十里少雨雪則跬步不前俗謂之太平車可施于
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也上喜曰無人如此說遂
罷

沈括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徧履山
川旋以麵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
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賫故也至官所

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爲木圖
藏於內府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限
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
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
三千限以時刻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
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
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國朝宣德中張愷以太學生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
過州縣官吏無不遭譴者道江陵愷以鼎肉餉軍一

軍咸喜總帥奇之欲試愷倉卒日晡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卽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竹束火燎數千愷遍收民家葦簾應之又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良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歎曰真才也

按趙尹張令其應卒之才略同觸類而長之天下無難事矣嘉靖庚戌欲犒賚勤王之師牛酒諸費不知所出文移往復三日終人得數餅餌開庾發粟囊橐釜甑皆無所需計臣遂以奪職令二人在

事不知其妙用何如也

金張毅爲同州觀察判官時出兵備邊徵箭十萬限以雕鴈羽爲之價翔躍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須當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元林興祖遷道州總管行至城外獐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副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卽夜詣說留之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銅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

入城視事卽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取郡樓舊銅板
爲盾日中皆備帖木兒大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
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
劉國傑師出播州與賊戰不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
釘其上旣戰卽棄盾佯却賊追之馬遇盾皆仆國傑
鼓譟趨之賊大敗

按正統中靖遠伯王驥上蒺藜圖其制用馬革一
片長四尺濶二尺上施鐵釘一百八十芒長一寸
四分每步用一扇四百扇可布一里瞭見賊徒卽
布於地急退回二三十步虜若突來必馬蹶人仆

陶僉事成禦海寇量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
沿海泥淖中賊登岸足盡被刺其意並同然出其
不意則可若顯然議於廳堂敵且知而備之何以
禦敵故蒺藜之制不如釘盾之能誤敵也

國朝 成祖與盛庸戰於夾河庸軍士擁盾自救矢石
不能入燕軍預作木積長六七尺橫貫鐵釘於端釘
末有逆鈎令軍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亟不得出動
相牽連不可以救遂乘其空隙攻之庸軍大潰

正統中邊事告急工部移文造盔甲腰刀撒袋數百萬
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周忱計水磨明盔非遲歲月不

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土木之變以虜得中國衣甲旗幟降新制以別之

處州賊葉宗留作亂僉事陶成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敵鎗賊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奮擊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

郭登守大同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賊傳以爲神云

許忠節公達在樂陵部隊鄉兵令緝故鞵底爲甲胄腰繫牛耳刀揉鐵聯環雙頭棍號曰鞭棍手得數十百人遇賊棍交作環鐵轉折大有氣勢賊無能當人馬靡不辟易以此每每致勝

曾公銑總制三邊每與虜戰必以地雷擊之雷形如瓜其五色實火藥及鐵蒺藜貫以藥線三五相結以數千百顆置地虜至拾以爲戲以手撫摩手汗則不火自燃萬火齊發遭之無不靡者此法授之洪都術士久之虜望見地雷卽駭散不敢近公復教狙騎馬吹火以發地雷教狙之法聚狙數百教之騎馬狙不

習散去則立殺十餘狙以恐之狙皆騎馬矣教之吹
火狙不復習則又立殺十餘狙狙皆吹火矣度其可
用一馬載十地雷蒙之以布三狙共乘一馬一以策
馬一以顧望一以吹火百十成羣縱之前隊虜見衆
狙乘馬皆趨視呼曰山公山公狙卽吹火發雷擊殺
無算虜以爲神

益智編卷之四十終

益智編卷之四十一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雜俎類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雜事

齊田忌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
遠馬有上中下輩謂田忌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
田忌信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
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
得王千金

按夢溪筆談云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

習散去則立殺十餘狙以恐之狙皆騎馬矣教之吹
火狙不復習則又立殺十餘狙狙皆吹火矣度其可
用一馬載十地雷蒙之以布三狙共乘一馬一以策
馬一以顧望一以吹火百十成羣縱之前隊虜見衆
狙乘馬皆趨視呼曰山公山公狙卽吹火發雷擊殺
無算虜以爲神

益智編卷之四十終

益智編卷之四十一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雜俎類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雜事

齊田忌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
遠馬有上中下輩謂田忌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
田忌信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
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
得王千金

按夢溪筆談云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

益智編 卷四十一
勝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
先攻其必應則彼曹能者爲其所制不暇恤局常
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此虞卿鬪馬術也其術
祖孫子亦兵法之餘智唐太宗常用此制勝

東漢折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父卒感多藏
厚亾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
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殫竭乎像
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
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
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

服焉

魏周宣善敘夢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
也對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
宣昨夜復夢芻狗何也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
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曰
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皆不
夢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
與真夢無異又問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曰芻
狗者祭祀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旣訖則
芻狗爲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旣車轆

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復夢憂失火也

太史慈在郡會郡有隙於州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
使者使太史慈慈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
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吏因爲取章以視慈便敗
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
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去慈既共出城
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晉郗超先父愔卒初超雖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
知之將亾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
必以傷愍爲斃我亾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

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
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王東亭作桓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
步俄而石頭乘輿返諸人皆似從官惟東亭奕奕在
前

孔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
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
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
有輕重之異耳

魏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獲
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
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
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北齊滎陽魏紹善占候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
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垤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
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
曰火將然烟先起烟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果如
紹言

唐裴明禮善於理生家產巨萬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

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
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浹辰地中瓦礫盡矣營生之
妙觸類多奇貞觀中累遷太常卿

建中時竇又欲填少海池於其中立標懸幡子召小兒
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啗以煎餅不逾月所擲滿池
按兩人皆善治生事亦相類陶朱公三致千金乃
霸越之餘謀未可以貨殖而少之也

南唐李建勳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
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他日開發之
標及江南亾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

莫知其處

宋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韓魏公公指數事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寤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又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

李旼該聞集云爆竹辟妖氣隣人有仲叟家爲山鬼所祟擲瓦石開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而妖祟彌盛旼謂之曰翁旦夜於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恬遂止

沈括筆譚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頴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頴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冤乃獲伸此亦可記

翰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据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旣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

殿中丞丘浚嘗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

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沈存中云友人有任術者嘗爲延州臨真尉携家出宜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稠人中馬驚茶忽墮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指城門鴟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於埃壤矣其爲人強毅恢廓亦一時之豪也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麟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麟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

淮西士人楊勗中年得異疾每發言腹中輒有小聲効之數年其聲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可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勗如其言讀至雷丸忽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日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賞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

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
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樁管
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
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存中之逐吏亦兵法
之餘智

謝石以拆字言人禍福無不奇中有朝士其室懷妊過
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石詳視字謂朝士曰
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
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
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

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
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
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
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
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
字今又不見土也曰誠如所言卽謂之曰此皆非所
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聞耳石曰
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
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
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

其說石曰也字着蟲爲蛇字今尊閣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爲害石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有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暑錄話云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襁負嬰兒啼聲聞於外亦因得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之道傍纍纍相望有教之爲綿毬隨兒大小爲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

有力更預畜甘草未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物自不能作聲而綿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巳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

吳興富翁莫氏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媼妬亟嫁之已而得男翁歲時給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羹爲業子十許歲莫翁告殂里巷羣不逞遂指爲奇貨造婢家謂之曰汝子莫氏也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曰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卽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

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使往戒曰汝至靈幃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俟汝於某家卽告官可也其子受教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嫗罵欲毆逐之莫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汝長嫂此汝次兄若嫂汝皆當拜此汝姪汝當受其拜旣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執喪安得去卽命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又呼其所生諭以月廩歲衣如翁在

日亦欣然而退羣小聚委巷俟之久不至旣而物色之相視大沮計略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莫嫗及其子備陳首尾太守唐彖嘆服曰其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羣小置獄杖春編置焉

按此長兄非獨孝義其識度亦不可及不爾則羣小之計行而家且訟破矣

元朱震亨醫聞四方一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且半載震亨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震亨謂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激而屬木故能衝其土之

結今第觸之故怒耳父以爲不然震亨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震亨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作國朝邵武劉維正女嫁龔默七月生子默父應祥以爲先孕出其婦已三載女舅父金指揮子與維正有隙遂誣訟於郡謂女孕出維正維正默應祥皆諸生俱蒙羞而維正尤甚無以自明黃岡李賓卿守邵武心疑之偶讀石室秘藏載有七月生子事出以示人於是羣疑釋然女寃乃白

按吾學編宋潛溪學士以七月生黃岡陶廉訪珪亦然生時頤骨尚未合吾鄉李侍御娶婦七月生子怒而出之後再適里中仍七月而生子侍御大以爲悔李文正公東陽以八月生此是女子血氣有餘之故往往以此蒙污不能自明折獄者所以貴博證也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會其地有大木觸木木倒擊賊破頭而死舉火視之乃所識隣人也家人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于中舉至賊門剝啄數聲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

卽舉入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所殺
亦不敢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